

古文苑

一函
四冊

古

文

武

光緒

丙戌

江蘇

蘇州府

周氏

古文苑序

古文苑者唐人所編史傳所不載文選所不錄之文也歌
詩賦頌書狀箴銘碑記雜文爲體二十有一爲編二百六
十有四附入者七始於周宣石鼓文終於齊永明之倡和
上下一千三百年閒世道之升降風俗之醇漓政治之得
失人才之高下於此而槩見之可謂萃衆作之英華擅文
人之巨偉也至別而觀之如岐陽蒐狩實肇中興之美勒
石紀功詞章渾厚足以補詩雅之遺佚泗水碑銘鋪揚興
王之盛敘功考德表裏名實足以續閎散之芳烈楊子雲
倣虞作箴官箴王闕所以輔正心術警戒幾微殆與聖賢

盤盂几杖之銘爭光千古有國家者宜保之以爲龜鑑所謂傑然詩書之後詎容徒以文章論哉世代隳邈遺文彫耗若昔賢所欲興致太學以助論切之真蹟今旣不可復得而浮磬之刻蔚宗之注與隋唐藝文目錄所載諸家文集亦淪落十九莫可尋訪千載而下學者得以想像紬繹古人述作之懿者猶幸佛書龕中之一編復出於人間而其中句讀聲牙字畫奇古未有音釋加以傳錄外譌讀者病之有聽古樂恐臥之歎樵學製吳門竊簿書期會之暇續以燈火餘工玩味參訂或哀斷簡以足其文或較別集以證其誤推原文意研覈事實爲之訓注其有首尾殘缺

義理不屬者姑存舊編以俟庾考復取漢晉閒文史冊之
所遺以補其數凡若干篇釐爲二十卷將質諸博洽君子
以求是正焉紹定壬辰七月望日朝奉郎知平江府吳縣
事武林章樵升道序

序

世傳孫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編莫知誰氏錄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未取而閒見於諸集及樂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今次爲九卷可類觀然石鼓之詩退之則以爲孔子未見不知所刪定者何詩且何自知其爲宣王也左氏載椒舉之言蒐于岐陽則成王爾秦世諸刻子長不盡著抑亦有去取耶漢初未有五言而歌與樂章先有七言蘇李之作果出於二子乎以此編數首推之意後代詩人命題以賦者若韋孟尙四言至酈炎乃五言也夫文章遠矣唐虞之盛賡歌始聞魏晉以還

制作逾靡學者思欲近古於是具有考焉惟訛舛謬缺者
多不敢是正而補之蓋傳疑也清熙六年六月潁川韓元

吉記

序

古文苑唐人之所集梁昭明之所遺也昭明曷爲遺之蓋以法而爲之去取也唐人曷爲集之蓋思古而貴於兼存也去取以法所以示後學之軌範兼存乎古所以廣後學之知識其功一也然是集也其辭屈曲其義幽深由唐迄今垂數百載觀者罕究其極武林章君有憂之於是研精覃慮搜採羣說篇傳而字釋之使開卷者一覽而得其指歸可謂好古博雅之君子矣章君不忍自私倅毗陵曰欲繡諸梓以貽後學甫書初考適拜司鼓之命懼厥志之不酬乃以其橐屬之後政歲在丙申六月畢工明年四月僕

到官旣半載章君之子淳過僕盡取其版訂刊者之誤凡二百餘字而章君之志益明非其善繼疇克爾耶昔向傳洪範而歆異之君子以爲恨今章君有淳過向遠矣僕於章君實襲其隔政之餘芳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今知其有賢子也故喜而書之嘉熙丁酉良月桂巖江師心書

序

如杞於章公爲子姓公之子淳且同庚卯角東書游章氏塾相同筆研朝夕公側耳聞目見輒著乎心及長妻以兄子於是至甥館者無虛歲每見公卷紱家食惟以著書立言爲事暨薄宦因任南徐值公令吳門倅毗陵軫相接也書問往來自訪古書之外不言他公之志向概可見已癸巳冬由餉幙終更假道東歸留倅治者經旬見會粹所述古文苑橐方授楷書吏將付諸梓俾與訂正以歲莫亟行而未究明年公除司鼓留橐以遺後人程君士龍實爲代用能成公之志丙申六月書成而公以乙未六月先爲古

人矣又繼之者有江君師心復爲訂刊者之誤書於是乎
有傳公去常越十有二年丙午冬如杞承乏佐州遠繼其
後峙庭雙檜可比甘棠緬想典刑儼然如在公餘取所刊
版鱗次先後遇版有蠹蝕者字有漫漶者卽命工補治之
及訂其偏旁差訛者數字益嚴扁鐫守護惟謹庶可以詔
久傳遠嗚呼哲人云亡猶幸是書之僅存也讀其書如見
其人因其言以求其心無愧前修後學者事跡襲舊梓非
曰敢私敬誌下方尤有望於來者淳祐丁未月正元日承
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古晉盛如杞謹書

古文苑序

甚矣文之難言也。粵自象衍之數著而易道明，典謨之文出而治道備。迨夫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以扶持斯道於萬世。自茲以降，西漢爲近古而東漢則漸趨於綺靡。厥後去古愈久，離道愈遠，以言鳴世而自成一家者，比比何紛紜雜見。穿鑿經義，言誇而浮，實辭腴而寡和。甚慕古奧，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覩，然自負其名動千百言以眩惑乎人之心。目言愈多而道愈離，求如漢文之近古以載道者，幾希吁可悲哉！此文之所以難言也。成化歲壬寅，琳釋憂復參閫藩按牘之暇，巡按牙史淮南張

公世用閒進臺下出示所藏章樵重訂唐人所編古文苑
且欲發諸建陽書肆壽梓廣傳以開人入古之徑命琳敘
之琳不敏恆自病其文之難言也然命不容虛辱竊惟文
所以載道也道在天地閒無時無之而其文之顯晦亦不
能無時也古文苑周秦兩漢之文也唐人編錄莫識誰氏
其文閒非真手疑以傳疑史傳所不載文選所不錄固不
能無意也歌詩賦頌爲卷二十有一言深意古詞奧理著
如周宣狩于岐陽刻石紀功而見中興之績子雲倣古作
箴隨官致戒以明人心之幾其近古而寓道者顯矣千百
年閒宋孫巨源於佛書龕中得之復出於人間逾二百年

紹定閒章樵又得於殘編斷簡之餘而校正訓註之雖得
板行世遠言湮而尙古學者亦罕覩焉迄今又二百餘年
公復獲刊之則斯文旣晦而復顯信有時矣亦將使人知
古之是尙因其言而求其心以知其所謂離乎道以鼓
吻於詞章者如睡之得寤醉之得醒焉嗚呼公按治八閩
凡百利害殫厥心力務爲興革乃以有餘之精神及此其
篤尙古道之心何如方今聖天子孜孜古道公日居要地
必推是尙古之心將以典謨之訓是上又豈是書之古之
道云乎哉琳雖駑鈍亦將因是而擴夫尙古之心拭目以
俟之若夫傳疑之解尙俟博古者正焉

是歲十二月立春癸未旬餘後學張琳書